

论中日文化差异与日语 教学中的文化渗透

徐 灿

(重庆医科大学 外语系, 重庆 400016)

摘要:文化与语言一直有着密切的关系,每一种文化都会在语言中打下烙印,而每一语言也会有其文化背景。所以,了解中日文化的差异是进行日语教学必不可少的环节。在日语教学中不但要有语言观上的认识,技术性的策略亦非常重要。

关键词:文化差异;日语教学;文化渗透

中图分类号:H09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5831(2004)06-0130-03

一、语言学习与文化

文化包括一切人类社会共享的产物,包含了一个民族的全部活动方式。语言是文化的重要部分,并对其起着重要作用:一方面,语言是文化的基石;另一方面,语言又受文化的影响。文化所涵盖的范围很广,它的意义不仅在于不同的衣着饮食,更在于一个人在他所生长的社会环境中形成的那种处事哲学、价值取向、道德观念、宗教信仰、思维方式和语言形式等等,这些都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一切文化都是独特的,语言也是多种多样的。学习一种外语不仅要掌握语音、语法、词汇和句型短语,而且还要知道说这种语言的民族如何看待、观察事物,要了解他们如何用自己的语言来反映他们的思想、行为和习惯。因此,语言与文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人的语言行为是文化的一面镜子,从中可探索到许多文化奥秘,不同的文化对相同的问题可能产生不同的看法和评价。外语教学实际上是一种跨文化的语言教学,所以就应该立足于理解所学语言中所体现出来的文化行为和观点,学习语言与了解语言所反映的文化分不开,语言与文化的密切关系是外语学习很重要的因素。

语言是文化的基础,它使人们得以将客观事实进行分类、记录、记忆、思维和总结;语言又是最基础的传播文化载体,人们借以传递信息、交流经验、联络感情;语言也是各个人群集团最具特征的行为,它成为一种文化的标志或分辨不同民族(国度)的标志。可见,语言既是工具,又是与一定社会历史文化相联系

的现象。

二、文化差异与语言

文化知识面过窄无疑会构成与日本人语言交际的极大障碍。许多中国人和许多日本人都认为中国与日本人同文同种,这其实是中日两国国民基于对文化母体国与文化接受国这种定型化的思维模式上的误区。从历史上看,日本从中国吸取了大量的文化营养,表现出许多与中国相近的东方特色。但是,中国与日本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毕竟不同,日本文化是日本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吸收了包括中华文化在内的外来文化,又将其巧妙地移植在本民族精神土壤上的产物。因此,在语言表述上,在行为方式上,均表现出典型的异质文化的痕迹。

文化的差异首先表现在语言的运用上,最先触及的是词汇。意义相同的词语在不同文化领域中具有不同的感情评价意义和文化历史联想。从实际情况看,指代意义相同,但文化伴随意义不同的词例在中日语言中有许多。比如:“你”作为第二人称代词在汉语中的使用频率很高;而在日语中,相当“你”的“贵方”,只能用于妻子对丈夫的称呼,或恋爱中的少男少女的相互称呼。在语言运用中,尤其在口语中,日本人一般很少用它来指代第二人称,通常采用“姓+敬称”、“姓+职务”,或是通过使用敬语而省略人称代词的方式来表示汉语中的“你”的意思。还有,部分表示节日的词汇,其文化伴随意义也各不相同。如:“端午节”和“七夕”这两个中国传统节日,虽都已传入日本,

收稿日期:2004-09-20

作者简介:徐灿(1977-),女,重庆人,重庆医科大学外语系教师,西南师范大学外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日语教学研究。

但其内容、以及使人引起的联想却不一样。众所周知,在中国“端午节”是吃粽子、赛龙舟,使人联想到爱国诗人屈原;“七夕”则让人想起了牛郎和织女的鹊桥会。日本的这两个节日与之相比是大相径庭,这两个节日都是孩子们的节日。前者是男孩节,家家户户插菖蒲、挂鲤鱼旗;后者是孩子们将自己的愿望写在纸条上,然后挂在树枝上,据说这样能愿望成真。从体态语言来看也有所不同。体态语言是人类在漫长的生活中形成的以手势、头部动作和面部表情等来加强说话语气或表达某种意思的特种语言。中日两国虽同属东方文化,但依然有许多互不相同的体态语言。如:中国人见面握手表示问候,而日本人则避免身体部位的直接接触,习惯以鞠躬致意。鞠躬虽是中国的老礼,但现在很少有人行此礼。

具体的文化差异则在语汇和日常用语中表露无遗,比如,日本人在就餐前总要说“I ta da ki ma su”,而中国人没有这个习惯,因此,这句话很难译成贴切的汉语。一般将这个词理解为“吃”“喝”的郑重说法,或者译为“不客气了”等等。日本人即便是家族之间或者只是自己一个人,每日三餐之前都要习惯地说这句话。假如是客人,当然就更不能不说了。然而,从中国人的文化心理角度分析,即便说“不客气,我要吃了”,也觉得非常生硬,更难理解日本人一天几次不厌其烦地说这句话了。其实,这句话的背后蕴涵着深远的文化背景。在封建社会,日本人认为食物为上帝或皇帝之恩赐,故吃饭之前一定要说“I ta da ki ma su”(领受恩赐)。后来随着科学的发展,社会文明的进步,人们认识到食物来源于大自然,更来源于劳动。因此,食用时不应忘记劳动,应感谢大自然的造化和劳动的辛苦,带有崇尚劳动的文化心理特色。从这个角度分析,就不难理解日本人为什么总要习惯于说这句话的心理特征了。如果对日本文化缺乏了解,在用这句话时总难免感到别扭和生硬,从而带来语言交际的障碍,或者使对方感到莫名其妙,或者是自己对对方感到莫名其妙。

如中国人对一位年龄较大的日本老先生说:“您是最年长者,而您的贡献也最大。”这位老先生便露出不愉快的表情,并说“我还年轻”。其实,用“年长者”这个词是中国人出于尊重对方,源于中国人的敬老情结,而日本人在心理上却产生了“我老了,不中用了”的不快感。类似这种由文化差异引发的语言交际障碍的例子,不胜枚举。

不同的语言文化也表现在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上。崇拜强者,追随强者,肯于学习强者,是日本人对外来文化的总体态度。吸收、选择、改造是日本人学习外来文化的基本手段,即为我所需则移植照搬,不

为我所需就拒之国外,不符合国情民意的就加以改造。通过日本对儒家文化的引进、吸收,可以看到日本是如何改造外来文化的。中国儒家认为,为仁者须常备五德,即“仁、义、礼、智、信”。此为五常。但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传到日本后,日本人改造成以“礼”为核心的日本儒家文化。两者不同在“仁”强调道德主体对他人的爱戴、尊敬和宽容,提倡“仁者爱人”,爱自己以外的所有人。“礼”则强调道德主体维护自己的名分,遵从社会制度和习俗,注重人伦规范,包括人与人交际中的仪式。中国人孝顺长辈、爱护亲友,乐于助人,有人情味。而日本人很注重礼貌,说话谦和,彬彬有礼,但有些表面化,缺乏深度,人情冷淡。日本人从小就教育孩子要抱团,要有集体意识,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有统一的制服,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学校的各项活动,低年级要服从高年级,而到了社会上更要严格遵守规则,即便自己不愿意,也要按上级的指示做,上下级之间使用严格的敬语,团体精神体现在上级对下级的绝对权威,以及下级对上级绝对的服从,即使失去个人利益也要保护集体利益。

三、日本文化与日语

日本文化的特征是讲究“间”和“和”。“间”即指日本人在实际生活中强调人际交往的一种适当的“距离”,社会秩序的有序性、社会各集团、阶层间的应有关系等等。“和”即指在“间”的基础上达到一切事物的和谐、统一。这点从日本民族自称“大和”就可以看出来。语言是思想意识的体现者,日语扮演着体现日本文化特征的角色。日语中的格助词,授受关系助动词、暧昧的表达方式等等,这些正是日本文化所具有的“间”、“和”特征在其语言中的充分体现。

学习日语的学生入门阶段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怎样正确地掌握格助词。因为现代汉语中正好缺少这种对应的概念。学习者将中、日文双方对应的实词加以对照之后,会觉得日语的格助词是多余的。这除了初学一门外语时自然会产生的一种“求简心理”在作怪外,恐怕还是与缺乏对日本文化特征的了解不无关系。日语中的格助词所起的作用就是标明它前面的词(名词或名词性词组)在句子中的地位、成份,并确定它与句子的关系。这样实际上就体现了一种“间”的意识,句子中各成份间的关系有时就会一目了然。

授受关系的表达中也体现着“间”的特征。に、から、もらう、いただく、あげる、やる、くれる、くださる等等,只要将它们作适当的搭配,那么,究竟是谁“授”或谁“受”便会很清楚。例如:“田中さんは先生におもしろい本をいただきました”。反过来说:“先生は田中さんにおもしろい本をやりました”。句子的核心即“间”并没有改变,只是格助词进行了重新组合。

也就是说要保持“间”(老师与田中的师生关系)不变,就要靠相关的格助词和授受关系助动词来作相应的搭配。反过来说,相关的格助词与授受关系助动词起着维持“间”的作用的主体的不同,表达方式也不一样。如:吃饭:先生→めしあげる;学生→食べる;去学校:先生→いらつしやる;学生→行く。借助敬语和谦语来表达,自然地显出了一种“间”。

如果说上述格助词、敬语、授受关系助动词是一种“间”的体现的话,那么,在此基础上日语所表现出来的暧昧、婉转、退让等特征就是一种“和”的精神的体现。语言是调剂人际关系的重要手段之一,日本人正是基于此才非常注重语言的表达,希望以此来达到整个社会的和谐与有序。如果我们在给学生讲授日语格助词、授受关系助动词、敬语等知识时,能适当地作一些如上所述的有关日本文化特征的铺垫性讲解,这有助于学生对相关内容的理解与接受,至少能够消除一定的心理障碍。

四、日语教学中的文化渗透

语言的习得,目标语的交际能力的培养,是一种文化意识的培养,一种价值观念的接纳,一种人格的重铸,一种思维方式的养成。在学生的意识中,文化差异可能局限于艺术、音乐舞蹈、服装时尚等流于表面的东西,而更深层的文化特质却没有准确认识,无从把握。学者们把文化比作大海里的一座冰山,能看见的只是露出水面的那一小部分,而构成文化的那一主要部分却隐藏在水下,为人们所不知。而那潜藏的部分才是给语言交际造成障碍的重要因素。

文化包罗万象,怎样在教学中导入文化内容呢?文化不但有共性,也有个性,不同文化中必然存在差异。对于学生而言,文化上的共性较为容易掌握,而对于差异或个性,往往缺乏了解,易于造成交际失误。从心理上讲,学生对相同的事物容易了解,对于相异的事物较感兴趣,而且容易记住。在外语教育中更重要的还是要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使学生对目的语国家的文化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理解。这首先要使学生树立起文化相对论的观点。所谓的文化相对论是指排除以本国文化为基准评价异国文化的态度,而肯定所有的文化都有其存在的价值的观点,也称为文化平等论。文化是平等的。对于异族文化应本着“横向”的观点来看待,而不是“纵向”的。教学中应遵循文化差异的导入原则——即对比的方法,将目的语文化和母语文化的某些差异进行比较导入。这样能使避免交际中文化带来的失误,使学生能在语言表达上更加得体。

文化导入也要注意实用性,即针对教材内容和学生的日常交际的需要。如果所学的语言文化知识与日常所需密切相关,与能力的提高密切相关,那么,学习动机就会变成强大的动力,学生的学习兴趣将会大大提高,学习效率则是不言而喻的。文化是综合体。在教学中,我们应遵循文化内容综合性导入原则,将所学教材内容(句子、语篇)、日常交际方式(非语言交际行为)与文化要素、文化共性、文化差异综合性地导入,使学生在在学习语言的同时,也能对目标语文化的诸方面从整体上有一个理性的把握。教师应对目标语文化的价值观念、文化特点作提纲挈领的导入,使学生从总体上了解目标语的文化要素。

参考文献:

- [1] 邓炎昌,刘润清. 语言与文化[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
- [2] 克莱德,克鲁克洪,等. 文化与个人[M]. 高佳,等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
- [3] 刘宗和,等. 日语与日本文化[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
- [4] 松下幸之助. 关于日本和日本人[M]. 东京:株式会社大进堂,1998.
- [5] 徐一平. 日本语言[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 [6] 埃德温,赖肖尔. 日本人[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 [7] 申小龙. 汉语人文精神论[M].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0.
- [8] 申小龙. 中国句型文化[M]. 沈阳: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 [9] 铃木孝夫. 言叶と文化[M]. 日本:岩波书店,1990.
- [10] 杜勤. 日本语言文化结构的心理分析[J]. 日语学习与研究,2001,(3):42-44.
- [11] 张安德,张翔. 论外语教学的文化意识培养与文化导入[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6):46-47.
- [12] 韩红. 外语教学创新探源:语言交往文化维度[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1):100-102.
- [13] 曾剑平. 从词语看英汉民族的思维差异[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5):49-51.
- [14] 孙成岗. 日语教学中的文化干扰[J]. 日语教学与研究,1998,(1):37-39.
- [15] 横实绅一. 言语运用力を伸ばすコンテクスト中心の教之方[J]. 月刊日本語アルク,1998,(7):98-99.
- [16] 熊泽民. 日语季节词汇表达[J]. 日语学习与研究,1997,(2):26-29.
- [17] 张卫娣,肖传国. 日语的模糊性及其文化背景[J]. 日语学习与研究,1999,(2):73-76.